

Rothschild, E. (1994).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319-322.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

艾玛·罗特席尔德 (Emma Rothschild)

本文的重点是对亚当·斯密如何看待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提出解释，并对现代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它提出建议。解释是，斯密并不特别尊重看不见的手，并认为它是一个讽刺性但有用的笑话。建议是，现代经济学家对斯密的观点具有持续的甚至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斯密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使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组。第一次使用是在他的《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¹中，这次使用显然是讽刺性的。他在谈论多神教社会中人们的轻信，他们将“自然的不规律事件”，如雷电和风暴，归咎于“聪明但看不见的生物——神、恶魔、女巫、精灵、仙女”。他们没有将“事物的正常进程”归功于神圣的支持：“木星的看不见的手也从未被认为用于这些事情” (Smith, 1980 49)。

看不见的手的第二次使用是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中。这里的用法在另一个方面是讽刺性的。斯密描述了一些特别令人不快的富有经营者，他们完全不关心“人性”或“正义”，但“他们天生的自私和贪婪”只追求“他们自己的虚荣和贪得无厌的欲望”。然而，他们确实雇用了成千上万的贫穷工人来生产奢侈品：“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在无意中，在不知不觉中，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Smith, 1976b 184)。

斯密第三次使用看不见的手是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中关于国际贸易的一章中。他强烈反对限制进口，反对那些支持限制进口从而形成“在许多场合恐吓立法机关”的“杂草丛生的常备军”的商人。他说，国内垄断对特定行业有利；但如果没有进口限制，商人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宁愿支持国内产业。他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他在这件事上，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以促进一个不属于他意图的目的” (Smith, 1976a, 453-71)。

看不见的手的连续使用给经济思想史家带来了问题。它的作用似乎发生了变化；对于 Alec Macfie (1971 595, 598) 来说，“神圣的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似乎完全颠倒了”，从一种“反复无常的”力量转变为了一种天意的和“维持秩序的”力量。这种变化被解释为文学品味的问题；斯密“喜欢简洁有力的短语”，只是记住了木星的看不见的手，但“颠倒了它与自然秩序的关系”。

¹ 虽然写于 18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中期 (1795 年死后出版)。

相反，我想建议，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态度在这三个场合中的每一个都是讽刺性的。这种观点的证据是间接的。斯密没有在其他地方提到看不见的手；有趣的是，在 20 世纪之前，对其作品的评论家也很少提及它。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表明，看不见的手与斯密作品的其他部分发生了冲突：它是不怎么喜欢的**那种**想法。

我从看不见的手的智识史开始，结果证明它是一致地令人不快的。在盎格鲁-苏格兰文学中，有一只更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几乎可以肯定，斯密熟悉它。麦克白援引了它，他要求黑夜“用你那只血淋淋的、看不见的手”来掩盖他即将犯下的罪行（*Macbeth, Act III, Scene ii*）。有一只更早的看不见的手，它更令人不快，而斯密也很可能知道它：它出现在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的一卷中，其中主人公在背后刺伤折磨他的人，“扭动并缠住他看不见的手，在伤口中造成伤口”（Ovid, 1984 215）。

“看不见的”这个词本身就令人不快。斯密和大卫·休谟一样，主要将其用于迷信的对象，或科学体系中无法解释的元素。他多次将看不见的与异教联系起来，并批评苏格拉底与“一些看不见的神圣存在”（Smith, 1976b 251）秘密交流。在斯密的《修辞学讲义》（*Lectures on Rhetoric*）中，看不见的力量是“精灵、仙女、小鹿、萨特、树妖和诸如此类的神灵”（参见 Rothchild, 1994）。

在这种背景下，斯密可能会如何看待他那在今天闻名于世的方法？一类证据强烈支持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该理论中，个人选择的结果是一个连贯有序的社会系统——在美学上令人愉悦。“我们很高兴看到一个如此美丽而宏伟的系统的完美，” Smith (1976b 185) 在谈到公共政策时说。这就是 Robert Nozick (1974 18–19) 谈到看不见的手解释的“可爱品质”的意义，或者 Kenneth Arrow and Frank Hahn (1971 1) 说斯密的理论是“诗意的”；在 18 世纪 50 年代和在现在，经济理论都是一种审美体验。

第二类证据是不利的。怀疑斯密并不完全热衷于看不见的手理论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理论对个人主体的意图是居高临下的或轻蔑的。斯密对这个短语的三次使用的共同点是，有关的个人都非常不体面。他们是愚蠢的多神论者、贪婪的经营者、虚伪的商人。古典拉丁文中，被翻译为“看不见的”的词是 *caecus*，字面意思是盲目的（blind）。如果 X 对我来说是看不见的，那么我对 X 就是盲目的。这种关联在现代理论持续存在；“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解释，”诺齐克说，表明事实“来自某种盲目的机制”，尽管“来自一个盲目的过程的东西本身不一定是盲目的”（Nozick, 1981 343, 347）。

斯密被认为是个人自由的伟大捍卫者，这是正确的。但是看不见的手理论的主题是盲目的，这种盲目在于他们看不到引导他们的手。他们也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在于他们的意图是微不足道的和徒劳的。有趣的是，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斯密介绍了一只新的、看得见的无实体的手。他说，系统的改革者想象有可能安排“一个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手在棋盘上排列不同的棋子一样容易”；他没有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运动原理”

(Smith, 1976b 234)。但是，个人的这种独立性和特质，似乎是斯密在他对看不见的手的描述中所否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完全非斯密主义的想法。

第三，看不见的手是非斯密主义的，还在于它以理论家（如果不是改革者的话）的存在为前提，他比任何普通个人看到的都多。无形的手对其数以百万计的小民来说是看不见的，但对“我们”来说是可见的：对理论家来说。该序列实际上是皇帝新装故事的倒置版本，以皇帝为英雄：街上的臣民认为皇帝没有衣服，并且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但皇帝本人或他的经济顾问都知道他确实在那里，指挥着他们的意志。

理论家的这种认识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关于意外后果的学说的特征。当 G.W.F. 黑格尔 (G.W.F. Hegel) 谈到理性的狡猾时，他也在谈论自己的狡猾。但它与斯密完全不同。当狡猾的理论家实际上是带着看得见的手在改革者或皇帝耳边窃窃私语的人时，尤其如此。毕竟，对看不见的手提出的一项主张是，它提出了设计“利用自身利益”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的方法。其效果是“让主体容易被权威操纵” (Hahn, 1982 17, 20)。

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外后果的概念在 18 世纪 70 年代是一种陈词滥调。但它是一种用来反对商业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陈词滥调。拥护者塞吉埃 (Advocate Séguier) ——A. R. J. 杜尔哥 (A. R. J. Turgot) 自由市场改革 (斯密极力支持这一改革) 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因此在 1776 年支持监管的“有益束缚”，反对恶毒的“对独立的热爱”，即在限制性行会中，“每个成员在为个人效用而工作时，都必然会为整个社区的真正效用而工作，即使并不情愿这样做” (Turgot, 1923 [Vol. 5] 288)。

关于斯密意图的第四类证据与斯密本人的怀疑论有关。历史学家将看不见的手理解为斯密的宗教（或自然神论，受斯多葛派启发）信仰的表达；它是“基督教神祇之手”。对于 19 世纪的批评家来说，它的内涵之一确实是作为斯密著作中“先验神学思想”的“秘密基础” (John Kells Ingram, 1967 90, 106)。这种观点给看不见的手的现代拥护者提出了明显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它也会对斯密提出非常严肃的问题。

斯密在他的整个作品中都对既定的宗教持批评态度，他的批评在晚年变得更加明确。他对斯多葛派处方的批评也愈发严厉，尤其是他所描述的人们“对人生轻蔑至极的态度”：他说，爱比克泰德 (Epictetus) “最为兴高采烈……的时候，莫过于当他述说人生的一切享乐和人生的一切痛苦皆属空无的时候” (Smith, 1976b 288)。²斯密对宗教的评论与休谟的一样，常常是讽刺性的，同时也高度关注虔诚的舆论。但是，当他谈到“全知的神” (all-wise Being) “决意以其自身各种永远不变的完美”来保持“随时……最大可能的幸福量” (Smith, 1976b 235) 时，他似乎很可能是讽刺性的而不是虔诚的。

² 艾比克泰德是斯多葛派代表人物。本段的两句译文来自谢宗林和李华夏所译的《道德情操论》。——译者注

再次表明斯密没有完全严肃地对待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最后一种证据，是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最关注的几个问题中抽象出来的。这些政治对商业的影响问题，确实是《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一章的主要主题：它们包括商人对自身利益的误区，商人对政治法规的影响，以及从一种监管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监管制度的时期的特殊困难。事实上，看不见的手出现在对市场力量的有力描述中；在商人通过影响进口限制来成功地追求其目标的倾向中。

看不见的手的成功，取决于人们是否选择通过政治影响、使用武力或其他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它需要良好的制度和良好的规范，个人在明确定义的游戏规则内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试图影响制度或规则。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良好的制度是政策的产物：对 Lionel Robbins (1952 56)来说，“是立法者之手，从追求自身利益的领域中撤出那些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可能性。”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它们是习俗的结果：如果制度本身是个人私利的意外结果，那么制度就是好的。

众所周知，斯密怀疑立法者影响规范的努力（包括控制人们选择是否试图影响法律甚至规范的规范）。但他也怀疑习俗；他说，“当旧习俗的成因消除时，在人们心中保留对他们旧习俗的尊重是荒谬的”（1978 529）。事实上，卡尔·门格尔曾抱怨斯密和他的追随者缺乏对“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的理解，以及他“消除现有事物”的冲动和理性主义努力（1985 172, 177）。斯密对政府和制度的批评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他不太可能在社会利益的宏大理论中简单地忘记它们。

在这些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小饰品。用斯密在牛顿天文学中使用的来说，它是“纯粹的想象力的发明”（1980 105）；但这是一项在政治上有用的发明。斯密说，如果你诉诸公众对“美丽而有序”的政治计划的热爱，“你最有可能说服”他们（1976b 185–86）。一般经济秩序的体系就是这样一种方案。它可能运转，也可能不运转；但它至少会比普遍监管的看得见的手运转得更好。事实上，它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在公众面前的可爱性，或者在于它劝阻人们不要使用其他更具压迫性的手的潜力。

总之，斯密的智识宇宙在某些方面对现代理论具有高度的启发性。近年来，与斯密对“社会”（1976a 456）的普遍利益相对应的功能解构削弱了看不见的手的魅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普遍福利的概念，那么在斯密的发明的帮助下，他就没有可以最大化的函数。如果这个发明的作用只是简单地产生一个“连贯”的结果，或者在该结果中分散主体的决策是“一致的”，那么仍然需要一些关于有序性的总体观点。

在这方面，最近一些理论的概率推理非常符合斯密的精神。最近对代理及其信号的描述也明显是斯密的。一般竞争均衡的拍卖（*tâtonnement*）是一种（盲目的）在黑暗中摸索。那些试图解释模棱两可的协议，或决定是否试图影响他们所参与的游戏规则，或“探索更有效的制度”的主体，更接近于斯密理论中的复杂商人。

更普遍地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世界本身更像斯密的世界。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看不见的手的核心困难（即区分主体自身利益的合法和非法表达的困难，以及试图描绘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控制这种区分的规范正在迅速变化——的困难）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中是显而易见的。我的预测是，看不见的手在下个世纪的斯密主义研究中将比 20 世纪的规模小得多。但对斯密（Smith）的研究可能因此最终更令人信服地成为斯密主义的（Smithian）。

参考文献

Arrow, Kenneth and Hahn, Frank.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1971.

Hahn, Frank. "Reflections on the Invisible Hand." *Lloyds Bank Review*, April 1982, 144, pp. 1–21.

Ingram, John Kells. *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8).

Macfie, Alec. "The Invisible Hand of Jupit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October-December 1971, 32(4), pp. 595–99.

Menger, Car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rancis J. Nock, trans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Nozick, Robert.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1974.

———.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81.

Ovid. *Metamorphoses* (Frank Millar, transl.), Vol. 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bins, Lionel.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52.

Rothschild, Emma. "The 'Bloody and Invisible Hand'." Centre for History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1994.

Smith, Adam.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originally published 1795).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a (originally published 1776).

———.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b (originally published 1790).

———.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Lectures on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urgot, A. R. J. *Oeuvres*. Paris: Alcan, 1913–1923.